

# 良民证

## ——无需询问的虐杀

吉本明

(内务班长 伍长)

用抢夺的东西烹调的饭菜和白色甜米酒喂饱的饿鬼，抱着鼓起的肚子躺倒下去，觉得疲倦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从旁边屋子里传来的怒吼和惨叫，威风凛凛响着的鞭声和呻吟声，又使我醒了过来。“哼，讨厌！”我在稻草中咕噜翻了个身，耳朵里听到熟悉的中队长大喊的声音，再加上和尚出身的指挥班长、曹长西原嘶哑嗓子的声音，刺耳讨厌。

“讨厌！臭和尚混蛋！光想着鸡毛当令箭的事。喂，安静些吧！”我唾骂着发牢骚，闭上了沉重的疲倦的眼皮，头脑却挺清楚，睡不着了。于是，昨天晚上的事情像走马灯似的在头脑中翻腾着。

在瑞昌县城的大队本部，一期的集中教育完毕，新兵被编进各个中队。从最近九江到若溪的街道上军用汽车频繁活动来看，根据我的经验可以预料，将要进行新兵的讨伐教育。昨天夜里，我和搞伙食的同事喝了甜米酒，在睡梦中由于紧急集合硬被叫了起来。一面把难消的怒火向新兵发泄，一面走了三个小时弯弯曲曲的山道，中队包围了这个大老家一带。

8月的夜很短，天发亮了。朝雾包围了在重疊山峽里散居三十几户人的村子，安静得像深潭死水一样可怕。分队长、伍长谷发出号令：“进攻！”我的轻机枪开火了。以此为信号，强盗们旋风似的扑向了村子。抗日军的身影一个也没有看见。中队长命令道：“扫荡村子！把男人全部抓起来！”我带着两个新兵跑进了村子。在村头的一户人家抓住了三个农民……

“啊，这样的！”我现在一回想，便醒悟似的跳了起来。

“那个村头一家有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女人，并不是完全没有用！那时费尽力气去抓三个农民，又有集合喇叭在催着，很遗憾，没有达到愿望。算了，反正出发前还有时间！”我闪着带兽欲的眼光，口角浮现出冷笑，站了起来。

“分队长集合！”从邻屋里响起了西原曹长大喊的声音。

“哼，欺负人！这么暑热也出发。”我好不容易要满足的欲望遭到当头一棒，真让人生气。我把佩剑摔到草地上，又咕咚躺下睡了。

“……今天早晨抓来的那些家伙，如果让他们活着，被敌人利用的可能性很大……田中曹长带领全体新兵，抓住的43人当中只留下5人，其余全部作为靶子实行刺杀训练……清水军曹如果回来，就准备能够即刻出发的饭食……中队预定在午后3时回营地……”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中队长的命令。

“是吗？到归队还有充分的时间。等这群家伙走了以后再慢慢出去吧。”我这样想着，把水壶里的白色甜米酒咕嘟

喝了下去。“集合！”传来混乱的脚步声。号数、号令的喊叫声，“走！走！”“快走！”带着怒气的喧嚷声，都随着脚步声远去了。

屋内又寂静得令人害怕，旁边传来中队长和西原曹长的谈话。

“……8月11日黎明进攻大老家的111师小水连大队快速袭击……战果如下：遗弃尸体43具，战利品……我方无损失……队长，这样可以了吧？”

“……好，快一点用无线电向大队本部报告……”

“……中队长，这样一来，中队的战利品可就要全部拿出去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可以再去抢……西原，收拾那些家伙的准备做好了没？”

“是，做好了。领教中队长的本领。”

“哈哈……西原，你也在军队八年，本事可一点也没有长进呀！……”

“是，想跟着中队长好好锻炼……”

“哈哈……”

“哼，算是赫赫战果吗？”我嘲笑着慢慢爬起来，点着烟，又在腰上挂好佩剑。

“喂，吉本上等兵！”当的一声，门开了，微笑的西原曹长探出头来，“陪着中队长出去，做好准备，在外面等着！”他推诿似的说完就不见了。

“哼，欺负人！”我虽然很生气，但因为是命令，没有办法，把烟蒂摔在屋里的土地上便到外面去了。盛夏的太阳已经升得相当高了，强烈的光亮射在眼上使人目眩。我要洗脸，到了河渠边上。在踏倒无数的茄子当中，有用绳子捆着

勒死的大约10只鸡，有切掉一条腿满身是血的一口猪倒在那里。在河渠当中扔满了猪的内脏，漂浮着一大片鸡毛。

“哼！”没有洗脸的地方，我对什么都不感兴趣，把旁边扔着的猪头踢到河渠里，呸的吐了一口唾沫，噙着嘴走回来。这时，西原曹长叫我快去。在西原曹长旁边，站着和我同年入伍伺候中队长马匹的若杉一等兵。我走近的时候，中队长出来了，他总是穿着一件衬衫，把日本刀当作废物似的拴在腰下。我站住敬礼，中队长抬了抬下巴说道：“让你们看看杀人的方法！”他露着残忍的笑容，率先向后面的石山方向走去。

“喂，你们把那五个人拉过来，跟在我的后面！”这样说着的西原曹长也跟在中队长后面走了。

“哼，是给你使唤的吗？欺负人！”我这样想着。但这是命令，也许还有好事，我和若杉两个人朝捆在柳树上的所剩下的那五个农民走去。若杉从哨兵手里接过成串背手绑着五个人的绳头。“走！走！”他踢着后面农民的腰。我也喊着“快走”，把蓄积的不满发泄在前面那个农民身上，向他的腰部踢去。农民蹒跚地走了两三步，回过头来直盯着我的脸说道：

“我是大老家的农民，良民证有的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良民证不是狗屁吗？就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才让我们费事。又是埋地雷，又是切断电话线，这都是你们干的好事。混蛋！赶快走！”我说着又向他的腰部踢去。农民已经一句话也不说了。我和若杉一起赶着农民，但走得不快。一米多宽的石头山道一个人走就够窄的了。

“吉本，快拉过来！”西原曹长从上面大喊着。

“畜生！”从早晨起来开始，一件事情也没有如我的心

愿。这些家伙甚至还欺负人，真是让人生气。而且，直到现在才发现，昨天夜里因为紧急集合，慌忙地把别人的鞋子穿错了，鞋磨脚，每走一步都痛，脚越痛就越让人生气。我感到这一切都是这些农民造成的。

“唉，他妈的！反正是一群要杀掉的家伙，只要活着走到那边就行。”我这样想着，挤过农民旁边，转到前头，在最前面农民的头上套上绳子，紧紧地拉着。“快走！快走！”被太阳晒黑而有健壮脸色的农民，抽搐着脸颊上的筋肉，用可怕的眼神盯着我。我被这样的视线吓了一跳，差一点把拉着的绳子丢下。

“这个畜生！受得了你们这样的欺负吗？”我抽出佩剑，用剑背敲打着农民的额头。

“哎呀！”随着呻吟的声音，农民摇摇晃晃地走了两三步。

“活该，快走！快走！”我大发着脾气大骂道。但是，农民的步子快不起来。在红铜色健壮的脸上，狠狠地咬着下唇，他们猛然睁开眼睛，燃着不可压制的激愤怒火。我被这种眼神逼迫得毛骨悚然。

“喂，吉本！第三个家伙走得太慢，大家不能快走，赶紧赶那个家伙！”左手拿着绳头、把剑当作鞭子举着的若杉，向我大喊着。

“好！”我心里非常焦急地答应道。我挤过山边，转到第三个农民的后面，拉开一连串的绳子，用左手握着。

可以看到，这个人在拷问时被打得相当厉害，白色的衬衫破了，血冒出来，皮肤变成了黑红色。褪色的黑裤子，臀部破了，露出由于内出血而肿胀发紫的屁股。我感到后面的农民走近了，便威吓地骂道：“这个混蛋，快走！快走！”我

用剑尖稍微扎了一下那农民屁股上的内出血的地方。农民痛苦地咬紧牙关，哆嗦着长得很长的花白胡子，踉踉跄跄要往前面摔倒似的走着。“太好了，这招最好。”我吱吱地扎他屁股。农民屁股上黑红色的血嗒嗒落到岩石路上。已经接近半山腰，在突出的像屏风一样的岩石前往左拐去，道路稍微平坦，山石背后有两米多宽的路。右面像是切开的断崖，到山谷底部有80米。在右后方可以一眼看到大老家的村落。如果在平时，不管是山涧的水田，还是山腰的大田，都可以看到很多农民劳动的身影。今天却是一个人也沒有，像死了似的。伸长的青青稻子，在没有主人的水田里泛起层层波浪，山上大田的谷穗垂下头来，只是太阳仍冒着怒火。

在向北的山阴站住的中队长和西原曹长，一边观察崖下一边谈着什么，不时笑着。

“吉本，让他们坐在那里！”西原曹长说道。

“坐下！”我叫着农民。四个农民在那里坐了下来。被我扎屁股的农民坐不下来，就这么站着，一动不动地隔着右边开阔的水田、旱田眺望德安县城方向。

“这个混蛋，坐下！”我大声喊着。

“好，把这个家伙拉到这儿来吧！”西原曹长在拐角的崖边叫道。

“走！走！”我把拴成一串的绳子拉断，把四个人交给若杉，把这个农民推开。

“好，叫他站在那儿！”中队长抬了抬下巴，让农民朝崖边站立着。中队长心满意足地冷冷笑着抽出军刀。西原曹长在等着用水壶浇水。

“好，看着！”中队长空抡着军刀，定好了立脚点，把刀高高举起。我怔住了，咽了一口因受刺激而嘴里出现的唾

沫，盯住中队长手的动作，觉得心脏的跳动一下一下地响着，脸颊的筋肉发硬。突然，农民转向后边，瞪着中队长。中队长大吃一惊，“啊！”的叫了一声，后退一二步，举起来的刀在头上哆嗦着。

“坏蛋！”随着狗吠似的叫声，中队长把刀砍了下去。

“呜！”痛苦的声音。农民从肩膀被斜着砍了一刀，身子往后仰，摇晃了两三步，站住了。在睁大的鼓出眼球的眼里，闪着激愤的光芒，直瞪着中队长。夹杂着白发的头发，像针一样倒竖着。在饱含辛酸皱纹的脸上，将要冒出的鲜血使青筋肿胀。被捆着的双臂哆嗦着，使肩膀摇动。苦痛的扭歪着的嘴唇，使长长的胡子在颤抖。

中队长被农民愤怒的视线盯着，受到沉重的压力，丑恶地歪着失去血色的苍白的脸，焦急地开始微微后退，右手握着带血的刀，吓得发抖。我也因为过分恐怖而全身起着鸡皮疙瘩，捡起脚边的石头拼命朝农民的脸上扔去。农民叫着什么，像要向中队长猛扑过去似的往前摔倒。染满鲜血的农民拼命抬起身体，把沾满血和泥土的脸往上仰着，又像叫着什么，但只是染满血的胡子微动着，没听到声音。

“这个坏蛋！”苍白的脸流着粘汗的中队长，用长筒靴子踩在满怀仇恨的农民脸上。

“喂，为什么磨磨蹭蹭的？快把他扔到山涧去！”他对我大喊着，把刀噗嗤扎进农民的喉咙。我战战兢兢地拖着两腿。中队长踢着腰窝，把农民的身子踢进了涧底。中队长用西原曹长拿出的手纸擦去了血浆，军刀入鞘，又用手绢擦拭汗水。

“西原，你砍砍看！”中队长用不高兴的声调小声说着，点上烟，手在哆嗦。

“吉本，拉过来！”西原说着。我吓了一跳，跑向岩石背后。

“走！走！”我抓住前面身材短小、样子健壮的40岁左右的农民肩膀，使劲拉了过来。农民身体猛地往前一冲，我受到反弹力量，踉踉跄跄地几乎要掉进山涧。从后面来的西原，好歹把我拉住了。

“这个混蛋，好狂呀！”我发昏地向农民扑过去，拔出剑来，尽情殴打他的肩膀。农民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。剑打到肩膀的骨头上之后反弹过来，从农民肩膀上冒出的热血把白色的衬衫染得通红。

“妈的！”我把背手绑着的农民两臂用力往上反拧，往前猛推，用剑尖一个劲儿地刺他的背。每刺一下，他都“呜呜”地从咬牙挺住的嘴里流露出悲痛呻吟的声音，他向崖边站着。

和尚出身的西原曹长从后面学中队长的样子双手抡着军刀过顶，大喊着：“吉本，躲开！”我吃了一惊，向后跳去。同时，西原的军刀朝着农民的头上砍下，但是手头一慌，砍中了右肩。“呜！”农民随着刷地溅出的血，摇晃着当场摔倒。右肩伤口大大绽裂开来，在鲜血中右臂无力地耷拉着，捆绑在后面的手牢固地握着石头，精疲力竭地抖着，吧嗒吧嗒地蹬着脚。

“混蛋！乱动些什么！”西原厌恶地说着，接着向我喊道：“吉本，别叫他手脚乱动，压住腿！”满头是血的农民用极其愤怒的眼睛瞪着我，也许不愿让我靠近而吧嗒吧嗒地蹬着脚。

“发狂啦！”我用剑使足力气痛打农民的小腿。使剑反弹回去，皮肤破裂，血冒出来。西原悄悄走近农民



后面，像抽打似的砍向了头。被砍掉的头冲着空中，血刷地高高喷起。

“啊！”西原曹长害怕地背过脸去，落回来的血染红了他的战斗帽和苍白的脸。“呸！”他吐了一口唾沫。西原曹长用手绢擦了擦脸上的血，就用这块手绢抹净了刀上的血后扔掉了。

“哼！哼！……”中队长一边哼着鼻子冷笑，一边说道：“不是刀砍的，是本领！是本领！哼哼！……”他笑着，对我说：“喂，该你啦！杀！”

“是！”我答应道，不由得注视着我的佩剑剑身。

刺过农民肩头和脚上的剑，除了血迹以外还流着宽有一厘米左右的白色油脂。我虽然惊惶失措，却故意让人看着是沉稳的样子，捡起脚下一块握着合适的石头，代替磨刀石，吱吱地开始把剑磨快。

“笨蛋！你在干什么？用剑砍头吗？是扎杀！快干！”中队长向我喊着，我心里想：妈的，看着呢！于是，向下一个农民所在的地方跑去。

那农民右边的黑眼珠上有一个大的白点，虽然瘦但是健壮，歪着头，直直地瞪着我那变了颜色的凶脸。

“哼，畜生！”我避开他的眼光。

“喂，若杉！这次轮到我了，下一个可是你啦！”我一边说着，一边喊：“走！走！”赶着那农民。农民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带血的绑腿。

“临死的坏家伙，走！”我向农民的腰上踢去，使劲把他背手捆着的绳子拉高，强行拉走。

“从后面杀吗？”“不，因为这群家伙在看着，从前面干吧！”“要是农民反抗起来怎么办？”“没问题吧？”一

瞬间，很多复杂的考虑在我的头脑当中像电波一样闪过。

“干吧，又不是第一次！我还是选拔的上等兵呢！”自己鼓励着自己，把农民猛推过去。

被猛推过去的农民在前面摇晃着，在左面的崖边站住了。在他的前面，是把军刀当作拐杖、嘴边带着残忍笑容的中队长，而在中队长旁边是提着出鞘的军刀、无表情地直立着的西原曹长。一只眼睛好像是看不见的农民，斜着脸看到了这两个人，好像是突然吃了一惊，退后两三步，转过身对着我。我惊慌地用左手托着腰，举起剑来，采取侧身攻击的姿势。农民猛地睁开的眼睛燃烧着怒火，脸颊上的筋肉抽搐，动着嘴唇，全身愤怒都集中在被反绑住手的肩上，要避开我的剑尖似的左右来回摇动着。

“拖长时间不好，在这群家伙前面，不显点本事好好干掉的话……”我这样想着，但是，和焦急的心情相反，膝关节咯吱咯吱地作响。

“妈的，该死！”我俯视着往前扎去。

“啊！”我用嘶哑的声音喊着刺了进去。“哇——”农民叫着。虽然刺中了，但刺得很轻，动作不好，剑只不过刺进农民右胸10厘米左右。“糟了！”我赶快拔出剑来。我“啊”地喊着跳后两三步，举剑准备再次进攻。农民晃悠悠地站住了，头发全部竖立起来，脸扭歪，牙齿痛苦地咯吱咯吱响着，哆嗦着肩膀，咕嘟咕嘟从胸部流着血，一步一步走到我这里来。这个农民眼睛闪着强烈愤怒和仇恨的光芒，盯着我，我害怕得哆嗦着，伸不出手去。

“刺呀！刺呀！混帐东西！”中队长怒喊的声音，使我好像触电似的清醒过来。“啊！”我用双手握住剑把，就这样不顾一切地猛刺进去。农民突然倒下。因为手头变轻，我慌

忙拔出剑来。农民身体一转，掉进了涧底。

我向中队长的脸上看了一眼。中队长露出不高兴的脸色说道：“喂，剩下的家伙都拉过来！”他嘟囔着点上烟。

我跑到了若杉那里，激动地说：“喂，若杉！中队长叫把大家都带过去，不快带去就要挨骂了！”我催着若杉，很快把水壶里的白色甜米酒咕嘟喝了一口——太辛苦啦。

“把这些家伙背靠背绑上！”在中队长的命令下，我和若杉把长着白络腮胡子的近60岁老人和40岁左右的健壮农民背靠背、头和腰贴紧地转圈绑上。中队长一边哼着鼻子笑，一边喷着烟说：

“和狗一样！”

西原曹长用军刀向年轻农民的腰窝一个劲儿地捅着，撵到崖边。两个农民由于愤怒和憎恨，全身哆嗦，头发倒竖，猛然睁开燃着怒火的眼睛，瞪着中队长和西原曹长，一步步地被迫得走投无路。被穷追到崖边的那个背着身的老人，拼命叉开两腿，用力踏在地上，焦急地转到了右边。被捅着肚子的农民咬牙挺着，一面蹒跚着，一面为了保护老人似的用自己的身体对着西原曹长的军刀。

老人抖动着的白了的络腮胡子，因听不明白而不知道他喊些什么。

“扎呀！扎呀！再扎！”中队长像咬住不放似的大喊着，用长靴踢向农民的膝上。同时，西原曹长用军刀猛力戳着农民的腰窝。

“啊——”拖着咒骂的声音，两个人身体撑着倒进了涧底。一瞬间，中队长“啊”的一声按着额头，摇摇晃晃踉跄几步。农民掉下去时踢起来的布鞋打中了他的额头，他用手绢捂住额头擦破的伤口，像抢似的夺过西原曹长拾起递来的

战斗帽。

“混帐东西！”他向西原曹长滥发脾气。

“吉本，你到下面去看看这些家伙是死是活，如果还活着就把他们刺死！”中队长说完，手里拿着双筒望远镜看着涧底，带着西原和若杉回去了。

剩下的我感到被包围在潮湿的讨厌的空气中，背上发冷而不能站稳，一狠心顺着下雨冲出的自然流水的小道，滑向涧底。接近涧底时候，一股血腥臭气刺鼻，好像是听到咒骂一样的低低呻吟声。我全身咯吱咯吱哆嗦起来。往上看，已经不见中队长的身影，想从这里回去，但是害怕谎报之后会受到处罚。我全身哆嗦着，一步一步用力踩着走到涧底。涧底的水哗哗地流着。我想喝水，润湿一下干渴的喉咙。

“啊！”在清冽的水里，软软的血块像带子一样、像红线一样流着。“呸！”我吐了一口唾沫，朝尸体落下的方向走去。

咕噜咕噜，咚的一声，在我的脚下落了块小石头。我吃了一惊，往上看去，在岩石间有一条牢固握着石头的染满血的胳膊，眼看就要掉下来似的高高悬挂着。“啊！”我手里的剑险些掉了下来。

“妈的，这个混蛋！”我用剑打掉了那只胳膊。在背阴的岩石上，被我杀害的农民头冲下地挂在那里。他白衬衫撕碎了，露出粘血而变成紫黑色的胸膛，从满是血的脸上睁开的眼睛，像咒骂似的一动不动地瞪着我。“啊！”我向后退了两三步。在我的眼里，背靠背绑着的尸体摆着，残缺不全。头颅破碎，白色的脑浆四溢，眼球鼓出后耷拉下来，压在底下的老人只剩下下巴，头上染满血的白发发丝令人可怕地在风里颤动。

吧嗒，在我的脖领里落上微温的东西，我哆嗦着往上看，只见岩石上面那没有头的尸体像插在石头里边，从破开的肚子里松弛无力地长长耷拉着青白色的肠子，在它的末端，滑溜溜的血浆吧嗒吧嗒滴落着。我像是从头浇上冷水似的全身毛骨悚然，已经站立不住，拼命要逃出去。在脚边，那被砍下来的头，压扁的脸还像活着，充满憎恨和咒骂的眼睛仍然逼视着我。

“哇！”我发出了恐怖的惨叫声音，抱起大石块，扔到那个头上，也不看后面就逃跑了。我跑了五六步，好像是什么东西拖住了脚，猛地往前摔倒。我慌忙想要站起来，想不到右脚像从后面被抓住了似的不能动弹。我提心吊胆地往后望去，不知什么时候解开的绑腿被岩石挂住了。

“哼，欺负人！”我松了口气，急忙卷上绑腿。在我的眼前，掉落一张染上血的“良民证”，上面写着：

日本军九江宪兵队发行

江西省德安县城外

陈龙建 42岁 农民

我战战兢兢地连鞋磨脚的疼痛也忘了，拼命爬到崖上，按中队长的行踪追去。

旧所属：桦太第88师团司令部

（笔者情况不明）